

窝阔台汗

蒙古汗国
长篇历史小说

汗储遭袭，生死茫茫，朝会风云突变
群雄无首，谁主汗廷
破解拖雷被迫饮鸩之谜

肖振勇 著

第一部

金帐雄鹰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蒙古汗国
长篇历史小说

窝阔台汗国

金帐雄鹰

第一部

汗储遭袭，生死茫茫，朝会风云突变
群雄无首，谁主汗廷
破解拖雷被迫饮鸩之谜

肖振勇 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窝阔台大汗. 第1部, 金帐雄鹰/肖振勇著.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 - 7 - 204 - 12422 - 0

I. ①窝… II. ①肖…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 - 中
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4717 号

窝阔台大汗·金帐雄鹰(第一部)

作 者 肖振勇
责任编辑 波勒格太
责任校对 李向东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32.5
字 数 400 千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4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204 - 12422 - 0/I · 2470
定 价 45.00 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第 一 回	赴盛会山中起伏兵	痴汗储刎颈栖霞观	 (1)
第 二 回	惊血案监国怀隐曲	莽大妃怒起闹龙廷	 (10)
第 三 回	四王府拒客唱巫戏	也遂后议政种祸根	 (21)
第 四 回	怀春梦二爷入粉帐	见灵枢储妃大哭丧	 (28)
第 五 回	察王爷搜山语惊人	小贵由衙恨挥霜刃	 (36)
第 六 回	夺遗诏拖雷杀太后	藏密诏木哥忍私刑	 (44)
第 七 回	暗结盟叔侄初弄权	假哭灵四爷透杀机	 (52)
第 八 回	大朝会监国控选情	感势单二爷叹无计	 (60)
第 九 回	耶律公逃难救太妃	狡兔三窟汗储破围	 (67)
第 十 回	锦帐空察爷鞭四弟	聪明误监国失良机	 (77)
第 十 一 回	图老营嗣主出奇谋	俏木哥真情动帝心	 (84)
第 十 二 回	赠良骥蒙哥当特使	临歧路王叔投明主	 (92)
第 十 三 回	登汗台拖雷对冷箭	闯中军阔端夺兵权	 (101)
第 十 四 回	计谋败四王成寡人	逃妇孺途中喜团圆	 (111)
第 十 五 回	迎车驾幼弟拜新君	龙飞日汗台惊大变	 (121)
第 十 六 回	大可汗会见诸国使	降天恩拖雷出囹圄	 (130)
第 十 七 回	歃血盟忽里台闭幕	收汉将笑谈龙虎封	 (141)
第 十 八 回	雄才主降诏建北衙	进陋室夜访求治术	 (149)
第 十 九 回	金帐内印度王来朝	议省折诸王触霉头	 (157)

第二十回	燕京乱仓促建行省	存私意王叔遣王傅	(165)
第二十一回	雪弥天马厩忧大灾	对心腹雄主谈移牧	(172)
第二十二回	四王府捐银邀恩眷	吐石口拖雷麾万马	(181)
第二十三回	说情不遂王傅动怒	楚材缴旨人主徇私	(190)
第二十四回	速不台荒城遭狼困	慰诸部大汗话家国	(198)
第二十五回	敕勒川移牧起争端	泄私忿公主鞭权臣	(206)
第二十六回	亦太师受辱惊穹庐	用孤儿大汗翻旧案	(214)
第二十七回	小阔出初掌怯薛军	排异己中军大换班	(223)
第二十八回	公主驸马奔如脱兔	汪古部新桃换旧符	(233)
第二十九回	可汗括军敲山震虎	防不测四王耍滑头	(240)
第三十回	大猎场王傅落圈套	叔侄会斗智释前嫌	(249)
第三十一回	猎豹计哈敦赚木哥	连环救可汗跌荒崖	(259)
第三十二回	失大汗女主欲擅权	惧流言拖雷思避祸	(268)
第三十三回	洞穴中龙凤叙旧情	欲投崖木哥惊帝还	(277)
第三十四回	宫闱争哈敦尝败绩	托天意可汗祭荒山	(285)
第三十五回	念亲情金帐释镇国	征西域烽火又南下	(292)
第三十六回	参尧陵大汗发宏愿	寻垫背王叔弄玄机	(301)
第三十七回	争禹门四爷发虎威	惊鸣金天子进大营	(310)
第三十八回	宿河津大汗释臣疑	访良将从容谈嫁女	(318)
第三十九回	出奇兵蒙哥渡少梁	进韩城拖雷受箭伤	(325)
第四十回	潼关城内蒲阿行间	兵行不利蒲州息兵	(334)
第四十一回	谋借路读折恨泄密	弥裂隙四王谋挂帅	(343)
第四十二回	九十九泉公主下嫁	大可汗定策再伐金	(352)
第四十三回	蒲州城面折警驸马	雍山下右路出散关	(361)
第四十四回	进河中楚材送军粮	惊入川合汗忧大患	(369)
第四十五回	迫严旨拖雷暂息兵	金蝉计镇海脱追杀	(377)
第四十六回	老河口孟珙释蒙哥	石花镇四王渡汉水	(384)
第四十七回	谋臣归大汗举桑落	蒲州破板子殉国难	(392)
第四十八回	声东击西兵下孟津	太祖显圣白坡渡河	(401)
第四十九回	进郑州公主见父汗	救右路晨起择大帅	(410)

第 五 十 回	粮路断合达欲脱身	读帛书四王放海青	(417)
第五十一回	蒲阿遁金军遇夹击	元宵夜雪溃廿万军	(425)
第五十二回	怀芥蒂钧州君臣会	恶钦差阉乡逞淫威	(433)
第五十三回	将如鼠勤王成逃难	十万兵崤山鸟兽散	(441)
第五十四回	镇国贺捷横生枝杈	完颜玉金帐刺可汗	(449)
第五十五回	屠卫州王叔雪大耻	洛阳城君臣念忍经	(458)
第五十六回	金哀宗失计掘汴河	逢大疫孝女葬有地	(466)
第五十七回	避瘟疫解围归漠北	城下盟蒙金初议和	(475)
第五十八回	牵命案镇国受调查	怕清算拖雷打蛊牌	(486)
第五十九回	计中计大可汗诈病	招国师大哈敦设局	(496)
第 六 十 回	入图圉镇国悟生死	千古谜四王爷饮鸩	(505)

第一回

赴盛会山中起伏兵 痴汗储刳颈栖霞观

高天湛蓝，白云如蜡，骄阳似火。1229年5月初，蒙古高原西部称海城东南，碧波奔腾的扎布罕河北岸，一条贯通东西的蒙古大驿道沿着河谷进入连绵千里的杭爱山。顺河谷东眺，隐约可见鄂特洪腾格里峰终年积雪的山顶。

午牌时分，河谷间响起一阵急如骤雨地马蹄声。马队的出现打破了山林的寂静，惊得林间的燕鸥、戴胜、百灵张皇腾起，连鹰隼也惴恐失措盘旋尖叫于山峦河谷上空。

黄尘飞扬中，出现一面白色的大纛，纛上一只“大鹰”在风中抖动着。鹰旗是黄金家族象征，鹰旗下，出现了一支近五百人的黄金家族^①的亲王卫队。马队清一色西域良马，雕鞍银镫，金锦袍，悬弓刀，马上汉子个顶个彪悍异常。队伍中间，一面鹰纛下，宝马“五花骢”上坐着一位衣金锦长袍的高大汉子，他头戴一顶凉帽，宽额头，国字脸，直鼻阔口，目若晓星，两道剑眉墨画似地直插双鬓，唇须顺着嘴角微微翘起。随着“五花骢”的颠簸，笠顶插有三枝雉尾随风翻摆，此人正是成吉思汗生前钦定的汗储窝阔台亲王。

强烈的阳光从天穹顶射进谷底，让人感到燥热难忍。窝阔台直了直腰，

① 黄金家族：成吉思汗家族的代称。

随手从带钩上摘下皮水囊，昂头掬了两口。早上只喝了两碗马奶，他感到肚子有些咕噜噜叫。他蹙了下眉，对王傅亦鲁格说：“亲家，前面山林茂密，传令奔林子宿营。”

“三爷，老臣的心有点没底！”骑在一匹黑马上，身穿紫色纱袍的大千户亦鲁格，取下凉帽扇了两下。他黄面皮刀条脸，一字眉，雄凤眼，年过六旬，胡须已经花白。他因最小的女儿嫁给了窝阔台的三子阔出，被窝阔台尊为“亲家”。他将黑马贴近“五花骢”，眉头拧着，忧心忡忡地道，“王爷未出霍搏，四爷使节不断，说得甜言蜜语。臣以为一路必安排得妥妥帖帖，现在行程过半，却连个兔大人影都不见，这不符合常理呀？”

纵马跟随的大千户田镇海，八字眉下一双鹤眼，下巴上留着棕褐色大胡子。叹了口气，说道：“四爷对三爷入主汗廷，一直置若罔闻，突然来个三百六十度大转变。如此前倨后恭，这潭水不浅呀。咱们出了大本营，真的中了伏兵，五百人能管什么用？”

亦鲁格被田镇海说得浑身发冷，懊丧地道：“看来是老夫有点大意，目前是得想个办法补救一下。”

两位大幕僚的话，说得窝阔台心情沉重起来，他那张线条分明的脸上显现出一种令人很难察觉的困惑。窝阔台不愿在下属面前暴露忧思，颌首笑道：“你们多心了吧！本王听说老四拖雷在向欧洲罗马传教士发的帖子说，在蒙古汗国土地上，哪怕是一个孩子赶着数十辆勒勒车，车上拉满黄金，也不会有人动抢劫的念头。现在本王可带着五百精兵，难道还会路碰劫匪吗？”

田镇海红着脸，争辩道：“三爷的话，卑职不敢说错！可事涉大位，父子相残，兄弟变脸的历朝历代都有。远的不说，唐有玄武门之变，后周有陈桥兵变，辽有诸弟之变。况且先帝在世时，四爷就有争位之心呀！”

窝阔台长吁一声道：“先帝留有遗诏，老四是改变不了的。”

亦鲁格苦着脸道：“三爷，老臣觉得情况不太妙，得坐下来商量一下。”

窝阔台望着亦鲁格点了点头，说道：“一会打尖时再议，我觉得形势还没有你们想得那样坏。”

亦鲁格勒住黑马，对身边的传令兵吩咐道：“快，传三王爷旨意，告诉巴特儿千户，前面密林处宿营。”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在窝阔台指定宿营的那片山林，一棵长在崖壁上的大松树格外高大，一位古铜面、长胡子的将军攀上大松树粗壮的虬干，透过叶隙目不转睛地向谷底张望。当他望见谷底一团黄尘由远及近腾起时，脸上立即现出一种得意的窃笑……

随着马队蹄声冰雹般进入埋伏圈,长胡子在树上缓慢地举起令旗^①。牛角号呜呜吹响,一场围猎开始了,急雨般的箭簇,从两面山梁上一齐向谷底倾泻。伏兵全线出击,喊杀声响彻山谷……

冲在最前面的巴特儿千户胸甲被利箭穿透,他的脚没有脱出马镫,尸体就栽于马下。遭遇迅雷般打击的前锋卫队纷纷落马,如被飓风掠过的庄稼地,人尸、马尸塞道。转眼工夫,鲜血浸透了狭长的山谷……

在一片较宽阔的谷地间,王纛落地。高个子掌旗官心口射入一支箭簇,当死亡之光笼罩他的躯体时,大纛还紧握在他的手上。

仓促间,窝阔台紧勒马嚼,五花骢嘴里喷着粗气,前蹄踏向空中。头脑一片空白的窝阔台足踏银镫,悲愤地仰天大叫:“长生天呀,回答我,是谁对我下的毒手呀?”

窝阔台的喊声,像在质问苍天,又像在询问青山,而回答他的只有两侧山头摇动的旗帜、擂动的鞞鼓和震耳欲聋地喊杀声。

田镇海策马贴近他,指着山头愤怒地喊道:“三爷,旗帜、横幅,分明是有人在瞒天过海,欲盖弥彰!”

伏兵似乎并未掩饰他们的身份,牙旗上绘着白狼的族徽^②。树间白绸子扯起横幅,用朱砂大字写着:“父债子偿,上天至公”,横幅边上一行小字:“撒卜刺汗”。

窝阔台将目光收回,对围拢过来的亲军喊道:“不要慌乱!”

突然到来的袭击,让亦鲁格懊悔无地,他眼里喷火,大声喊道:“二十五年,此地的乃蛮国,为铁木真大汗带兵所灭。乃蛮太阳汗有两个儿子,长子曲出律逃到西辽,被哲别将军诛杀了;幼子叫撒卜刺汗,逃进阿尔泰山之后就如投进草丛的石头,没了音讯。”

一个亲军望着窝阔台说:“三王爷,是乃蛮人兴兵造反了?”

“他们的刀,咱们就没有刀吗!”窝阔台恢复了自信,刚毅的目光掠过卫队勇士的面庞,高亢地鼓动道,“伴当们——长生天在上,愿做羔羊的去死吧,愿为猛虎的,随本王杀上山去——”

“奴才誓死追随王爷!”亲军愤怒地吼叫着。

窝阔台像一头被激怒的狮子,眸子里喷出烈焰,霍地拔出宝剑,面对炎炎烈日,声音低沉而威严,大声喊道:“士兵们,昊天之父,会庇护我们的,一起冲出包围,本王发誓,追随本王冲上山顶的虎贲之士,士兵拔为十户,十户

① 该地距西北百余里为谦谦州,是拖雷封地。

② 乃蛮部是突厥部落:突厥旗纛之上,施金狼头。《周书·突厥传》

拔为百户，百户晋封千户，千户将受到本王的格外重用！”

“誓死追随三王爷！”窝阔台的许诺，鼓舞了周围的士兵，马上的士兵欢呼起来。

“上山！”

“上山！”

在众人的呐喊声中，端坐于雕鞍上的窝阔台手擎乌金大刀，双膝一叩马腹，五花骢鬃毛舒张，琥珀般的眼睛闪着晶光，迅雷闪电般地冲向山头。

“杀呀——”

“杀呀——”

千户、百户，卫队勇士的心火被三王爷的话语点燃，马蹄敲着发烫的山岩，战刀映着日火，人人口中发出杀敌的怒吼。

滚滚黄尘间，到处是钢铁的撞击声，冲下山的伏兵，遇到了顽强地抵抗。作为三军统帅的窝阔台一马当先，如削瓜般连砍数十伏兵。猛抬头见山头一将纵马挥刀砍死一个亲兵，不禁怒火中烧。马上狂吼一声，“五花骢”凌空跃起，那人被斜肩带头斩于马下。

一个汉子，从山头纵马举斧袭来，窝阔台擎刀相迎。

“哐当！”一声，人的力，马的力，那汉子感到虎口发麻。两马相交，窝阔台腾一只手，扯住衣甲，发力的一声大喊，那汉子被丢出，头撞到突起的山岩上，顿时，红与白在铁灰色山石上绽开……

窝阔台刀头满是鲜血，驱策“五花骢”，直奔山顶。引起了山顶一白袍将领的恐慌，他一边用剑强迫士兵下山迎战，一边高喊道：“快，挡住那个穿金锦长袍的汉子，诛杀其人者，赏白银千两！”

重赏之下，一军官驱马举刀向窝阔台砍来，窝阔台马快刀疾，一声惨叫，那军官的头颅雪球般滚下山去……

“快放箭！放箭！”山头军官眼看“五花骢”冲出拦截，无人能挡，对埋伏在山顶树间的弓箭手命令道。

“五花骢”进入伏军的射程，上山的路被陡起的巨石挡住，地势对窝阔台极为不利，一支飞箭射中窝阔台的左胸，疼痛让他在马上晃了一晃……

“伯父快闪开！”随着喊声，一个骑士催马超越了“五花骢”。面对乱箭，骑士勒紧马嚼，枣骝马前蹄腾空，马腹霎时成了靶子，一支箭射中骑士的面颊，另一支箭射中了肩头，枣骝马哀鸣倒地……

没有骑士的出现，倒下的无疑将是“五花骢”和他的主人。短瞬间，“五花骢”不安地用前蹄叩击着山石，捂着伤口的窝阔台脸色苍白，愤怒地向冲到身边，在马上张弓的大胡子绰儿马罕吼道：“还等什么，射死山头那个指挥

的奴才！”

一声鸣镝，山顶军官应声倒地。绰儿马罕催动黑马抢先上山，接着田镇海、亦鲁格、野里只吉带也纵马杀上山顶。失去指挥的伏兵，弃了弓箭转身逃跑。

“蒙哥——怎么样了？”窝阔台忍着疼痛，走到骑士身边。蒙哥脸色惨白，血正从腮上和胸口、腿上淌出。窝阔台弯腰将他抱起，放在从马背上，重新上了“五花骢”。

近三个时辰的狂奔，已离称海城不远，后面的追杀声已经听不着了。窝阔台感到胸口痛得厉害，身体能量耗尽，便勒住马。伏在马鞍上的蒙哥一动不动，他的心一激灵，对跟上来的亦鲁格说道：“蒙哥伤势严重，再不治疗怕就危险了。”

“三爷，袭击来头很大，目前处境很危险。”

“是呀，本王明白……”窝阔台皱了皱眉。

逃出伏击圈的仅有六七十人，四百多亲兵丢了。窝阔台抬头西望，太阳被阴云遮蔽，乌黑的云海一层压一层，仿佛要将群山压碎。该怎么办，去哪里安身？他心头感到茫然，痛苦地望着亦鲁格说：“亲家，得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住下。”

“目前形势极其严峻，追兵随时会出现在称海，只能回霍博了。”亦鲁格舌头发颤。

“十多天路程，我与蒙哥都身负重伤……”窝阔台摇了摇头。

田镇海指着西方，大声地说道：“三爷，看！西边发亮的河叫阿不罕河，靠河的那座山头叫阿不罕山，山顶上那片红砖碧瓦是一座道观。臣当年陪同邱处机道长就是沿此河去的撒马尔干城，归来时，邱道长请先帝颁旨建了道观。”

窝阔台顺着田镇海手指方向，一条发亮的小河如长蛇般逶迤西去，河边一座高山直耸云霄。云间隐约露出一片殿宇。禁不住眼睛一亮，击掌道：“好，就去栖霞观！”

红日偏西，窝阔台带着一群盔歪甲斜、满脸尘土、浑身血迹的侍卫骑马涉过阿不罕河。从山下向山上看去，道观山门由青石砌底，白石斗拱券门，朱红色三扇大门鲜艳耀目，正门上端，石刻横额着“敕建栖霞观”五个大字。

山门边，几个蓄发结髻，穿云履青鞋，青色圆领道袍的全真道士迎上来，一矮胖道士问讯道：“军爷，里面可有三王爷？”

“你这道人，怎么看出我们是三王府的人？”田镇海疑惑地举鞭断喝。

矮道人嗫嚅地道：“将军莫急，李道长说三王爷会途径本观。”

窝阔台打马上前，道：“你家道长会掐算？”

道士一脸茫然：“我等不知，唯遵命而已。”

“带路吧，本王要见你家道长。”窝阔台为了表示对道观的尊重，回身吩咐道：“栖霞观乃是神仙居住之地，野里只吉带将军带人留在山下，其余的人下马进观。”

山门往上，迎面矗立着由四根红漆柱子架起的七层彩绘牌楼，蓝色的匾额上嵌着“洞天福地”四个鎏金大字。过了牌楼顺着山门石阶步步登高，往上看去如天梯一般，山顶上几座金顶大殿屹立于云间，阳光下显得格外金碧辉煌。

上山而行，见玉皇殿斗拱飞檐下，数十人拥着一位身罩鹤氅，头顶黄冠，足蹬云霞朱履的老道长过来。道长年近七旬，宽额头，银须白眉，一双眸子亮如星辰，手执拂尘，远远地率众道人一齐跪倒。嘴上道：“李真常接驾来迟，请三王爷恕罪。”

“李道长请起！”窝阔台知道，观中道长李真常，乃邱处机十八弟子之一，紧走几步相扶道：“扰了神仙的清修，请道长莫怪。”

李道长道：“三王爷即位前能路过我栖霞观，是旷世之幸，道门之福……”

窝阔台心中有疑，测问道：“神仙在观中，何知本王会到此？”

李道长手拿拂尘，道：“贫道近观星象，见帝星光映于本观金顶，因知三王爷会驾幸敝观。”

窝阔台见李道长眉骨高耸，两道长寿眉白如霜雪，眸子深邃，一派仙风道骨。自忖今天到此，定是天意，不觉眉宇间露出喜色，说道：“道长既知本王会来，可知本王目前困境？”

李真常已听人禀报，又见窝阔台甲冑歪斜，赔着小心道：“依贫道看，王爷身如狮形，目曜五星，鼻匾丰大，眼有真光，声似雷震，面起重城，乃命世圣人之相。眼下印堂悬针，虽为小厄，但自有护法天神相佑，鹏程万里自非人力所能阻止。”

窝阔台虽听不甚明白，但觉话中玄机，点了点头道：“如本王能脱此大难，定为本观神像重塑金身。”

李道长手捋须髯，道：“王爷有伤在身，须马上医治！”

窝阔台此时才想起受伤，忙道：“李道长，本王大难不死，亏着侄儿蒙哥拼死相救，请道长救他性命！”

李真常脸微微扬起，拂尘指向一位中年人，笑道：“王爷，光顾说话，贫道忘了介绍一位朋友。此人名叫郑景贤，中州名医，早年时随邱长老西来，一

直未归。”

窝阔台回头，见此人年近五旬，身着布衣，面如冠玉，眉骨高耸，眼睛小而目光清澈，两绺八字髭须黑而润泽。长相未见出奇，可神态安详，睿智中透着和气，也是急来抱佛脚，拱手道：“小王有礼，既遇名医，烦大夫为我等疗伤，后当重谢。”

郑景贤跪倒，道：“不敢称‘名医’，救死扶伤，乃医者天职！”

“大夫请起。”窝阔台弯腰，搀起郑景贤。

转过大殿，过了藏经楼，李真常道长指着楼后几间禅房，说：“王爷请进！里面房舍清静，家什俱全，可做王爷医病之所。其他人，贫道再命人安排，不当处请王爷谅解。”

窝阔台谢道：“李神仙客气了，落难之人，能有立锥之地足矣！”

侍卫将蒙哥抬进一间禅房，郑景贤替他挖去箭簇，用剪刀铰开内衣，清除淤血。蒙哥身中四箭，双眼紧闭，气息微弱。窝阔台忍痛看郑景贤疗伤，直到蒙哥被人抬走。他才脱去夹袍躺在床上，疗伤时出现了短暂地昏迷。

“叭嗒！”郑景贤整理器械时，剪刀落地，窝阔台被惊醒。

服了金丹，窝阔台感到胸痛减轻，搭讪道：“郑大夫为何不在西域行医了，来到栖霞观的？”

郑景贤道：“小人一直在塔里罕城行医，数月前得了友人耶律楚材的一封信，说让我去曲雕阿兰会他，安排我回中原。因经栖霞观，承故人李道长之情，在此盘桓几日。”

窝阔台动了爱才之心，试探道：“郑大夫，敢问先生可愿到汗廷行医？”

郑景贤摇头道：“小人早有归乡之心，不敢当王爷美意。”

窝阔台听他提起耶律楚材，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道：“我说的事，郑大夫不必先拒绝，也不用马上答应。你要去曲雕阿兰，本王想烦大夫给耶律先生捎一封信。等本王回到老营略表心意，大夫要回中原，本王决不相强。”

二人随便说话，窝阔台抬头朝西天上望去，大片大片的乌云紧贴山顶，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湿漉漉的云彩。就要下暴雨了，数十人能寻到个安身处，窝阔台心里暗中感自庆幸。蓦地一阵脚步声入耳。窝阔台抬头见亦鲁格、田镇海在廊外急匆匆奔来。一阵紧张，胳膊一柱榻，顿感胸痛难挨，身子竟有些支撑不起，郑景贤连忙相扶。

田镇海、亦鲁格推门进来，见窝阔台坐在榻边，两条辫子垂于耳后，脑门上散落短发，脸色苍白，额上挂着虚汗。见郑景贤在场，心里有话，不觉略有迟疑。郑景贤见此躬身欲退，被窝阔台止住道：“亲家，没有外人，发生什么事，尽管说。”

“三爷，”亦鲁格焦虑地道，“野里只吉带遣人来报，山下出现不明人马。”窝阔台略作沉吟，叹道：“也许最好的办法就是去称海城！”

“王爷，称海城去不得！”田镇海阻止道，“眼下杭爱山发生的事，可能有很深的内幕，贸然去称海，也许是自投罗网！”

窝阔台望着二人道：“听你们的话，都认定是老四捣的鬼了？”

亦鲁格咬着嘴唇，长吁了一声，说：“老臣与田镇海大人反复推敲过，撒卜刺汗怕只是个幌子，有力量的袭击三爷的只有四爷，他身为监国在此设伏，称海城一定另有安排，得派人回霍博搬救兵！”

窝阔台点头，道：“亲家，叫绰儿马罕带十名侍卫，拿我的令牌连夜回霍博，让阔端带兵来杭爱山。”

“王爷，是否该转移他处，以防不测？”

“人地生疏，哪里安全，过了今夜再说吧。”

天阴成河，暴雨敲窗，极少失眠的窝阔台竟长久不能入睡。四百多侍卫死于伏兵之下，他不能不检讨自己，并为一时轻率付出的代价而懊悔。是谁敢蔑视父汗的《大札撒》，派兵来袭击自己呢？的确不会是太阳汗幼子——撒卜刺汗吗，四弟拖雷内藏奸宄，话多违心，祈请信上的话麻痹了自己，什么：“神圣的父汗像选驢马、择羯羊般地在诸兄弟之中选中了三哥。四弟不会敢忘记在父汗面前的誓言，你是兄长，也是臣弟的尘世之主……”都是屁话！他躺在床榻上，头脑里一个一个问号闪电般地出现……

咚、咚、咚——急促地叩门声，惊醒了酣睡的窝阔台。

打开门，亦鲁格、田镇海身后还跟着一脸惊慌的野里只吉带。野里只吉带是个敦实汉子，袍子、靴子都沾满了泥水，声音发颤地道：“王爷，有千余敌人乘雨夜来袭，先头马队已过了阿不罕，怎么办？”

窝阔台望了野里只吉带一眼，没有做声，风雨如磐，山深林密，敌人处处可以进山，责怪没有必要。可敌众我寡，自己又在病中，如何带人杀出重围。

田镇海涨红着脸，眼里蹿火，说道：“三爷快动身吧，亦大人和野里只吉带带人护送王爷突围，末将带人与敌人拼了！”

“不能硬拼，想办法一道走！”亦鲁格眼中流泪泣诉道。

一个护卫奔进门来，道：“王爷，敌军已经撞开山门，进了栖霞观。”

窝阔台想挣扎站起，一阵晕眩，迫他重新坐下，叹息道：“都是本王不慎之过。我连上马的体力都没有了，你们各自逃生去吧，本王就是死了，做鬼也要看看是谁下此毒手……”

窝阔台一句话，说得亦鲁格、田镇海、野里只吉带泪如雨下。亦鲁格扑通跪倒哽咽地道：“三爷，都是老臣的罪过，我长错了眼珠，本以为老四会顺

天应人，蒙哥又与咱们同行，没想到四爷会要一网打尽。三爷……老臣拼了老骨头，也要保你平安离开栖霞观……”

窝阔台摇了摇头，安慰道：“亲家，带多少兵是本王的主意吗！现在本王不愿被俘，更不想牵累大家，你马上带大家走吧！”

“不，臣这就宰了蒙哥！”野里只吉带怒目圆睁吼道。

“谁伤害蒙哥，本王做鬼也不饶他，都各自逃命去吧！”窝阔台吼道。

“不——要死我们与王爷死在一起！”

“不，都给本王走——回霍博去，然后跟阔端一起到曲雕阿兰，请也遂哈敦公布先大汗遗诏，请二皇兄出面，奉贵由为汗，替本王报仇！”窝阔台大吼，众人无奈退出了禅房，站在门外，却无人肯离去……

窝阔台关上门，从墙上摘下宝剑，望着寒光闪闪的剑锋，不禁仰首叹道：“可惜我答应父汗要剿灭金国，马踏黑海……现在一件未做，就这样离开人世，去见父汗了……”

“将道观团团围住，一个人也不能放走！”远处喊声震天。

窝阔台咬了咬牙，举起了闪着寒光的宝剑……

第二回

惊血案监国怀隐曲 莽大妃怒起闹龙廷

1229年夏6月,太阳刚跃出东山,满天的乌云被它照得如雨后雪白的羊群,它刺眼的金箭射向克鲁伦河,晴空之下,连天的碧波之上闪着银鱼般光彩。沿河是宽阔的河川湿地,引来成群结队的大雁、野天鹅呱呱地鸣叫,它们在白亮亮的水上掠过,寻找滩涂筑巢,准备繁衍后代。而河谷两侧是碧草如茵浑圆的丘陵、低矮的山峦,早就成为大汗的私有牧场和夏营地,优良的牧场满沟满谷的马驼羊装点着成吉思汗的老营盘,在蒙古汗国没有都城的日子,曲雕阿兰名声远播,成为蒙古汗国的事实行都。

靠近河湾处的铁木真大行宫,连日来鼓乐喧天,密密麻麻的帐篷营如绽开的蘑菇圈,层层环绕,形成草原特有的“古列延”^①景观,出现了蒙古汗国境内少有的热闹场面。这种状态是从五月初开始的,随着老营盘搭建起近百米高的汗台,行宫中心高耸的山峦样的金撒帐,老营盘就开始迎接八方来客,等待汗国的忽里台大会的召开,等待选出蒙古汗国的第二任大汗。

这天清早,草叶上的露珠还在眨着星光般的眼睛,会场上空的旗帜还在晨风缓慢舒卷,黄金家族显赫的宗王以及各路郡王、诺颜们就骑着高头骏马,身穿红地缙丝云龙吉服,身佩着金虎牌,腰挂金银宝石镶嵌的刀剑,神气

^① 古列延:有众多帐幕的游牧集团。

十足地下了马,穿过击鼓跳神的萨满们燃起的火堆,进入了警戒森严的大金撒帐。

接近正午时分,太阳踱进黑褐色的蜃云之中,顿时老营上空一片昏暗,惬意的凉风也带给人们几丝清爽。会场外,人声鼎沸,数不清的人或站、或坐、或围观、或漫步。在等待的人群中,一些白胡子老兵格外引人瞩目,其中一断臂的老骑士穿着崭新的银缎子吉服,牵着一匹瘦骨嶙峋、步态老迈、毫无神采的大白马。尽管马并不出奇,可这匹马背上装有银色鞍鞅,金锦马衣,马额上系着闪着星光的蓝宝石,马铃镶嵌金叶……跟在他身后的几位身着蒙古军服的老军帅,他们神色迷惘地企鹅般地抬着头,凝视着金帐上空的展动的九尾白旄纛……

在众多的旁观者中,有一支庞大有由异域贵客组成的观礼团,结成一个上千人的大圈子。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度,肤色各异,身上的袍子,靴子、帽子千奇百怪。这些人有异国的苏丹、教主、亲王、带节杖的国使。按照蒙古人的法律,再高贵的客人,在忽里台开会之时也只能聊作旁观者……

铁木真时代结束了,蒙古人的忽里台大会将推举新的大汗。因此这些使节人员复杂,既有蒙古汗国的属国、邻邦,有公开的对手,也有潜在的敌人,而一向自以为天下无敌的欧洲诸国,因蒙古人已越过第聂伯河进入黑海,还抵达过克里米亚半岛,因此也心惊胆战地派出使节与会,以观察这个来自东方陌生族群的动向。

广场上人头攒动中,数十年轻貌美的少女,身穿绸衣,脚穿蛮靴,头戴垂满璎珞的凉帽,乌黑的发辫上缀满珠饰,伴随着琵琶、羌笛奏出的乐曲跳起欢快的民族舞蹈。脚步轻盈,身段之美,引得了人们热烈地掌声。在另一块绿草地上,几十个穿着金红色吉服,脚踏马靴,留着短胡子的年轻蒙古骑兵,腰悬短剑,在马头琴伴奏下,踢踏踢踏的整齐列队,嘴上高唱着流行的《宿营歌》:

乌云密布的晚上,
帐车搭起城垣。
为了君主作个甜蜜的梦,
忠诚的怯薛卫士啊,
骑马扬刀守卫着神圣的营盘。
……
吉祥的金星下,
九尾大纛迎风招展……

年轻人边唱边跳,领唱的高个子士兵,半月前还在家乡放牧,是当地有